

## 楊藝雄散文選 (2002-03)

### 【導 讀】

楊藝雄 (1943-)，另有筆名兩田、田石，出生於砂拉越州拉讓江河口的布拉丕漁村。曾因反英殖民地政府而身陷囹圄，當過報館工人，後經商，供應監獄食物、經營農牧和養殖業。現為有機化肥、農藥及種籽經銷商，亦擁有果園、魚苗孵化場、加油站和漁具店，近年更投入養燕（窩）的行業。著有詩集《闊別》(1995)。

停筆多年的楊藝雄，在二〇〇二年於《星洲日報·星雲副刊》和砂拉越《國際時報》撰寫以婆羅洲獵奇為主題的專欄，後來結集成《獵釣婆羅洲》(吉隆坡：大將，2003)，成為大將出版社構想已久的「婆羅洲系列」的開山之作，也是田思高呼「書寫婆羅洲」以來，第一項具體而且深受好評的砂華文學創作成果。

此書共有七個系列，本卷在「野豬傳奇」十六篇系列散文當中，精選具有連貫性的十篇，全屬二〇〇二至〇三年發表的佳作。

〈瀕臨大旱〉、〈跋涉而來的野豬〉、〈野豬渡河〉、〈獵捕渡河野豬〉、〈野豬尋找食物〉、〈山林裡的美食家〉的主題都是生存。楊藝雄為野豬群的生存故事，精心打造全方位的生態系統，比起平板式的生態散文，多了一股傳奇性的氛圍和劇情。常人想象中雨量豐沛的「雨林」到了每年四月底，居然瀕臨大旱，整個大地充滿意想不到的焦躁和不安，「平日淙淙流水的山溝溪澗和滿溢的湖泊沼澤，逐

日乾枯，水變得珍貴異常。盛暑焦渴，森林裡的野生動物已經焦躁不安。……草食動物已經處在半飢餓狀態，便是素腥不挑的雜食野豬，在這非常時期，飢渴交迫煎熬。為了掙扎生存，牠們正在躁動著長途跋涉的打算，去尋找另一片新天空」。生存的危機周而復始地在雨林中上演，各種動物為了爭奪珍貴的水源免不了一場廝殺，形成一個小面積卻超濃縮的生態系統。在湖畔的泥灘上，「各種足印紛陳，有蹄的、有肉趾的，也有藉助利爪或拖著長尾的，到處顯見搏鬥遺跡。」假設楊藝雄分別捕捉各種生物的存亡搏鬥，反而失真；真實見聞裡錯過的畫面，往往在「遺跡」裡留下更慘烈的想像。

野豬是這系列散文的焦點，豬群的千里跋涉在楊藝雄筆下顯得格外生猛，而且宏細兼顧。在氣勢磅礴的敘述裡，精闢地分析了豬群如何展現軍事層次的偵察與組織能力，形同一支無比精銳的急行軍，遠從西加里曼丹熱帶雨林跋涉北上，前進婆羅洲心臟地區的拉讓江流域。當楊藝雄描述這群沒有天敵的雨林大軍的時候，內心的驚歎與悸動自然融注於筆下，他用實際的經歷告訴讀者：「我們無法估算這支浩大群體的實際頭數，但從沿途踐踏路徑的深闊，見之便足以令人心悸：樹倒泥陷，路徑闊七、八尺，深尺餘！牠們老幼同行，步伐整齊，一心追隨隊伍，像一支接到命令，趕赴前線的急行軍。群豬秩序井然，勇步邁進，無視凶猛野獸攔截，更無懼人類威脅。萬一與之遭遇，唯有立刻趨避，千萬不可招惹，否則群起攻擊，任你強悍豪勇，終不免屍骨無存，成了餓豬的點心。」全力描繪浩大的行軍敘述之餘，楊藝雄非沒有遺漏部分老弱豬隻的下場，以及生態系統裡的細微實況：「六、七月間正當更多的野果樹醞釀花期，早花的則多已結果累累。青澀的野果，由於蟲蛀、禽啄、松鼠和果子狸齧咬，以及猴子隨摘隨丟，掉落密林底下，加上酶（enzyme）

作用活躍，很快便熟透了。」

無比凶猛又異常謹慎的野豬群，在接近人類村落時，不得不付出代價，農民的陷阱和原住民的狩獵，讓文章的劇情轉向另一個高潮。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，以及狩獵者的需求和心理，在此有一番精彩的描述。田思在序中指出：「老楊寫出獵人與漁人在大自然與野獸或水族展開體育式的競技，互相挑戰和較量，也從側面襯托出鄉民那種『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』的堅韌生命力和純樸中透露出來的生活智慧」（〈悠悠天地獵者心〉2003）。這番話毫不迴避地碰觸到一個重大的問題：狩獵 v. s. 保育。

楊藝雄並不是以保育的角度來書寫婆羅洲的野豬生態，他主要刻劃的是雨林中非常現實的生存境況，「獵人—野豬—果實」環環相扣，猶如 Discovery 和 National Geography 頻道裡的生態節目，殘酷而真實。這是「自然寫作」最自然的表現手法之一。

除了生存，繁殖亦是重要的主題，〈野豬傳宗接代〉和〈野豬分娩〉很細膩地記述了相關的情節。至於〈摸熟豬性〉和〈馴養的野豬仔〉，則是較溫馨的篇章，刻劃了野豬的性情以及跟主人的互動，讓這個野性十足的系列，有了不一樣的風采。何乃健覺得「楊藝雄對大自然中的花草樹木、鳥獸蟲蛇觀察入微。積累多年的狩獵、垂釣經驗，使他不但充分掌握野豬、海豚、猴子、鱷魚、龍蝦等的形態和習性，而且還能從弱肉強食的生態圈裡，深切體悟到動物之間感人至深的溫情」（〈傾聽熱帶雨林的脈動〉2003），所言甚是。

《獵釣婆羅洲》可說是馬華文學在自然寫作方面，很獨特的一項成果；同時，也象徵著砂華文學在「雨林主題」或「婆羅洲書寫」，相當生猛的一次「發聲」。

## 瀕臨大旱

每年到了四月末，大地瀕臨大旱，平日淙淙流水的山溝溪澗和滿溢的湖泊沼澤，逐日乾枯，水變得珍貴異常。盛暑焦渴，森林裡的野生動物已經焦躁不安。這時節，新蕊不吐，上一季的野果都已落盡，菇蕈和芽苗不再萌發，即使部分吐芽，也很快枯萎或被草食動物啃食殆盡。林下泥土乾硬，落葉沙沙有聲，小花小草地衣苔蘚，失去盎然生意，逐漸凋萎。

草食動物已經處在半飢餓狀態，便是素腥不挑的雜食野豬，在這非常時期，飢渴交迫煎熬。為了掙扎生存，牠們正在躁動著長途跋涉的打算，去尋找另一片新天空，那裡花序果熟更早。牠們尋找活水源頭或山澗小溪，沿途也能啃食蟲蛹，或在河岸拱泥翻蚯蚓、石灘縫隙撬螞蟻，姑且充飢。

生理上不良的排汗系統，更給牠增添了許多麻煩。酷暑當前，牠得找一處水澤浴泥，以降低體溫，也防嗡嗡飛繞、貪婪嗜血昆蟲的干擾。山澗水窟有時也不乏來不及逃離的小魚，可以聊解飢腸。漫長的旱季隨即帶來疾病和死亡，牠們辛苦支撐，經受鍛煉和考驗。

為了活命，野豬也撿拾肉食動物吃剩的殘渣剩餘，例如骨頭和毛皮，鮮腐不挑，甚至吞下其他動物的排泄物。如果囫圇吞食野果，也只眨眼功夫，便消化果肉，屙出果核。牠體內儲積的脂肪和精肉，逐日消滅。尤其老豬，顯見肋骨浮凸，毛粗皮皺，身軀單薄，行走踉蹌，變得瘦骨嶙峋且面目猙獰了。

野豬長途跋涉，僥倖遇上山澗湖沼，那裡早已聚集許多大小動物。雖然隨時面臨蛇蠍蟲蟻的威脅，只是水太可貴了，動物社會互相殘殺和弱肉強食的本能，於是赤裸裸地在這小塊地方展露無遺。

尤其近海區鹹水地帶，連月不雨，往往可見各種動物佔據水窟湖沼，對來犯者齜牙裂齒，作勢攻擊。入夜或清晨，水窟周圍大小強弱齊集，盡逞所長，血淋淋演出一幕物競天擇的悲劇。

我曾在海上孤島，發現一處即將乾涸的湖沼，泥灘變得很闊，稀稀落落叢生長草，零亂倒伏，沾滿血污。灘上各種足印紛陳，有蹄的、有肉趾的，也有藉助利爪或拖著長尾的，到處顯見搏鬥遺跡。尤其巨蛇拖曳如長索的行跡入林，牠藉助腹鱗前進，在泥沙上留下朵朵鱗跡，縱橫復疊且深闊，可以想見其軀體巨大沉重，令人凜然生畏。

## 跋涉而來的野豬群

每年三、四月，驟雨山洪的季節已屆尾聲，漫長苦旱隨即降臨。偶然雨歇了三、五星期，水澤河岸有些果樹，應著時序紛紛吐蕊開花，黃紫競豔，千嬌百媚，令人為之色迷，為之香醉。

我十分懷疑：野豬的觸覺神經是一具神秘的時鐘，能標示出花序果熟的節令和地域。此時，大群野豬，遠從西方的西加里曼丹帶雨林，跋涉北上，穿越千山萬壑，直向婆羅洲心臟地區的拉讓江流域前進。邁進過程，沿途更有零星的群體歸隊，頭數與日俱增，最後匯聚成一支聲勢浩大的隊伍，跨過馬、印兩國接壤的漫長邊界線，最後進入富庶的砂拉越雨林。

江湖流域的花序遠比丘陵地帶來得早。這支隊伍神差鬼使，向著沿河地帶挺進。我們無法估算這支浩大群體的實際頭數，但從沿途踐踏路徑的深闊，見之便足以令人心悸：樹倒泥陷，路徑闊七、八尺，深尺餘！

牠們老幼同行，步伐整齊，一心追隨隊伍，像一支接到命令，趕赴前線的急行軍。群豬秩序井然，勇步邁進，無視凶猛野獸攔截，更無懼人類威脅。萬一與之遭遇，唯有立刻趨避，千萬不可招惹，否則群起攻擊，任你強悍豪勇，終不免屍骨無存，成了餓豬的點心。

六、七月間正當更多的野果樹醞釀花期，早花的則多已結果纍纍。青澀的野果，由於蟲蛀、禽啄、松鼠和果子狸齧咬，以及猴子隨摘隨丟，掉落密林底下，加上酶（enzyme）作用活躍，很快便熟

透了。

有些長期飢渴跋涉的老弱豬隻，早已不堪折騰，等不及抵達目的地，途中不幸被淘汰了。其他豬群大多肋骨浮凸，此時但見遍地食物，更發揮了雜食本能。樹下因落花落果引來的蟲蟻，牠們飢不擇食，來者不拒，也盡往肚裡填。

為了尋找更豐盛的食物，漸漸有些豬便離群而去，最後分成了小股，散布範圍逐漸廣闊。更由於北向河川流域花序果季比丘陵地帶較早，這時小隊野豬紛紛渡河。奇怪的是每年橫渡地點固定不移，至今不見有人解釋野豬怎麼能準確辨識方向。

野豬渡河秩序井然，有先鋒、探路和崗哨，儼然行軍作戰，訓練有素。牠們分批選擇流水平緩之處橫渡，十天半月，日夜不輟，渡河盛況隆重壯觀，令人嘆服。

## 野豬渡河

每年野豬渡河前數日，原住民長屋裡便有些風聲。傳訊者一般是入林狩獵、尋找野藤竹筍野菜而發現豬蹤的人。他們熟悉地理環境，摸熟豬性，預測渡河時間相當準確，相差不過三兩日。

許多年前，約六、七月之交，我預約了一位熟悉地形，名叫吉章的伊班（Iban）籍嚮導，遠赴加帛（Kapit）上游一處野豬渡河地點附近埋伏，想「共襄盛舉」。於是收拾行李，帶備用品如期赴約。

我在豬群橫渡預期前兩天便抵達長屋，稍作休息，隨即動身。趁太陽下山之前，穿越歷來野豬慣用的路徑，一路攀上對面山腰紮營。山勢陡峻，攀登十分辛苦，但視野縱橫開闊，況且又有屏障擋住背後吹來的山風。我坐在大樹底下休息，耳聞長河飛濤西逝，轟轟巨響不斷。遠處重巒疊嶂，蒼穹萬里，但覺世上芸芸眾生，不過是空氣中的幾抹塵埃。

從營地往前約半里，便是橫渡的大江。由山腰俯瞰流水，野豬渡河盛況，大可一覽無遺。

次日清早，天濛濛亮了，濕氣很重，山下霧靄瀰漫，寒意迫人。我取來一件寒衣搭在肩上，剛要坐下，隱隱約約遙見山隅有物晃動。吉章放下茶點及劈了一半的竹筒飯，右掌搭在額頭展望，然後肯定地說：那是豬！點算之後共八頭。

八頭豬沒多久便來到昨午我們切過豬徑的方位，領頭豬急切停下腳步，高舉長吻不斷作深呼吸。隨後的七頭，有的趨前有的向左



右分散，在長草小樹葉間不停地左聞右嗅。忽然間領頭豬一聲驚呼，群豬掉頭狂奔猛竄，片刻消失在來路的林子裡。

據吉章說：剛才那幾頭是先遣部隊，事先派到沿路河邊刺探安危。中途每遇異味，便向大隊折返。群豬可能因而退入深山，或另尋別處過渡。

據說野豬渡河十分慎重，即使一路沒發現異味，先鋒部隊沒折返，大隊也得待在原地；先是按兵不動，待到中午或次日才大舉動身，走出林子來到河邊。

由於攸關性命，牠們渡河必須步步為營。若隊伍龐大，事先便分作七、八頭或整十頭為一小隊，列隊觀察河裡及對岸形勢，肯定安全之後，由其中一隊領頭涉河，繼之各隊緊隨。豬一入水，只見長吻、前額和雙眼露在水面，豬身沉在水裡，遠看像是一小片木板。這時但見滿江木片移向對岸，也被悠悠的江水緩慢推向下游。

## 獵捕渡河野豬

野豬渡河，是長屋居民的一件盛事，他們事前便大肆張羅，所有用具與各種器械齊備，只等獵捕一年一度的豐收美食。一旦耳聞渡河消息，他們便從四面八方駕來長舟，並把舟子停泊在遠距離的下游。他們也約定俗成，遵循傳統獵豬規則：凡未登岸的豬，一概不准捕殺！

不論成群或零星搶渡，野豬渡河的盛況可能持續好多天。這時待在岸上的人可熱鬧得很。有些剛到、有些滿載而歸、有些扛抬，也有在林子裡砍樹劈材升火的。他們將豬剝成小塊，薄施鹽巴，一律裝進大罐子裡，密封之後耐儲，終年不壞，伊班人稱作 **kasam**。也有些人搭架升火，利用細木條把架子隔作三、四層，逐層擺滿肉塊，烤乾烘熟，可作點心下酒，也能久存。也有切成薄片的，串在竹籤上燻熟。

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人，循規蹈矩，從不射殺泅游的豬。這是因為水面射擊，子彈容易折射傷人，而豬一旦受到槍傷，隨即下沉，被流水帶走，鮮少拾獲，也算暴殄天物。況且豬與普通動物不同，如是渡河的鹿，驟遇危險，只要泅至水淺之處，雙蹄一著地隨即縱跳，繼而飛奔；豬則特別，危險關頭，仍要等水及膝踝然後立定，且非要先抖落身上積水，才肯沒命奔跑。倘熟悉豬性，懂得捉住那瞬間抖水機會，瞄準開槍，命中率更高。那時豬隻橫屍淺灘，水沖不走。

也有掉隊的或三幾頭零星野豬，不在固定地點渡河。因此在河道寬闊的緩水區行舟，經常也能看見泅渡的落單豬隻。內陸民族一旦發現，將舟駛近，攔在豬前，等牠即將掉頭折返時，人便縱身入水，伏在豬背，雙手揪緊豬耳不放。豬受驚嚇，放開四腿划行得更賣力了。將到岸邊，把豬頭壓進水裡，不讓牠有喘氣機會，不到幾分鐘，豬肺入水，便暈死了過去。

倘遇三幾頭野豬同時渡河，舟上也紛紛跳下幾個人。他們動作劃一且敏捷熟練，豬雖具長嘴利牙，卻也無從碰觸他們長伸的雙臂，實在令人嘆服。

有些索性從簡，一見單豬過河，把繩子打個活圈套往豬頸套牢了，另一端拴在船頭，開足馬力，只須片刻功夫，江水灌滿豬肺，豬便一命嗚呼。

海邊漁村偶然也可見野豬渡河，但群體較小，通常只十多二十頭。海邊村民欠缺內陸民族的經驗，只見他們先駛舟駕船，層層把豬包圍在河中央，趁豬慌亂流竄時，扁擔、木棍和巴冷刀（parang，土著長刀）齊下，雖緊張刺激，但混亂中有人為斷棍擊傷，也有被剝傷或扁擔誤傷的。最後只撿回那三幾頭野豬，如此「重本」，教人真為他們惋惜。

## 野豬尋找食場

野豬群一旦涉抵砂拉越疆界，時值四、五月，適逢較早開花的一些果樹，零零星星已見落紅，正好囫圇吞食。雖然不算飽脹，卻已聊勝於無。畢竟野豬隊伍一壯大，飽食更不容易。當離群現象逐日增加，大群體終於化作許多零星的小隊伍，在寬闊的山野林原廣布流竄，其中有些早已蠢動，急欲渡江。

野果樹每逢大旱偶遇驟雨，便要釀成花季，先是沿河，才到內陸。沿河落花之後，內陸漸見初花。野豬尋食而來，那些早已橫渡拉讓江的，接著有些再涉過沐膠、烏驛、萬年煙（Balingian）和達斗（Tatau）河。有些則沿著河岸流浪到了近海區，也有些穿過內陸遇上農戶菜地，不論白菰、南瓜、黃瓜或根莖類的木薯芋頭，便暫時寄居偷吃，其興奮不言可喻。

豬一旦靠近人類，雖然不愁吃食，付出的代價卻是高昂的。農戶恨極了竊食者，因此牠們不幸誤中繩套、掉落陷阱、誤服毒藥，或疏忽中了埋伏和死於槍彈之下的，不在少數。但牠們也從中學會了趨吉避凶的本領，懂得保護自己。這便是為什麼野豬長年依賴農戶供給，還能存活的原因。

生活最「優異」的，是那些跋涉近海區到了泥碳地的野豬，牠們在荒廢的橡膠園或果實纍纍的油棕園流連。這些莊園面積廣闊，活動空間大，所以不易被發現。而且林下陰涼潮濕，食物豐盛。油棕長年不斷結果，新樹低矮遍布山野，油籽踮足可及。雖然果串長

滿利刺，野豬熟能生巧，不久便學會利用前蹄劃刮，使果實掉蒂。若遇多年高樹，也不乏被老鼠和松鼠啃齧的滿地落果。

至於橡膠園，還深藏去年掉落的不少「存貨」。果實從四、五十尺樹梢落地，部分沉陷軟泥裡，在稀氧條件之下不易即時發芽，豬靠靈敏的鼻子，不難將牠們掏出來，咬破硬殼，露出香脆核仁。此外，橡膠樹下常年野蕨叢生，偶然一陣暴雨，又滋潤了林地，盆子般大的豬菇（kulat babi）和木耳紛紛從腐木生長；蚯蚓、甲殼蟲蛹與手指頭大的蟬蛹也到處都有，不久就把豬養得精神健壯了。可見這裡的環境，遠比山區寫意。

豬一旦找到安全食場所在，便安心定居了下來，不再做回鄉的打算了。

然而，縱使莊園廣闊，但定居了的豬終會暴露行跡。豬雖警惕，獵人更精明。雖然豬也藉皮毛顏色掩護，可是蹄跡伏草會暴露牠的行蹤。獵人只要辨明風向，埋伏獸徑附近，往往會有收獲。原因是豬與多數野獸相似：出巢歸巢，若無懷疑，通常會在慣常小徑來去，從不改變。

生活在低地的豬，肥膘鮮美，也沒山嶺豬的騷味。宰割精肉時，如果黏手，必是缺水的山嶺豬。水足者則肝臟肥大粉嫩，入口生香，不含膾味。野豬肝甚為老饕喜愛。獵獲之後，為防腐壞通常即時開膛，掏出內臟，將肝切片串在小木條上，再升一把火，邊烤邊吃。飽食之後，力氣大增，才把豬抬出林子。

## 山林裡的美食家

到了九、十月分，漫山遍野果熟飄香，古木蒼郁的林子下，爛果盈尺，也有的樹剛掉果或花蕊初吐，山川大地到處食場。森林裡也不乏類似農家栽培的榴槤及澄黃乳綠的野榴槤、野橄欖、果后山竹、尖必叻（champedak）、藍剎（langsar）、峇旺（bawang）與各種熱帶果類。臭豆（buah petai）最為各類動物喜愛，猴子與猩猩終日在臭豆樹上留連。

森林裡的榴槤一般肉薄核大，也有些肉厚的，都濃香四溢，把林子也熏香了。加以花綻果熟，顏色紛陳，姹紫嫣紅，競豔鬥麗，真是色香味齊全。

野豬聞香而來，必先揀肉厚的榴槤，先用前蹄踏壓開殼，吃完了才挑食肉薄品種。令人難以理解的是：野豬何以比榴槤販更準確地鑒別榴槤優劣？有人說豬靈敏的鼻子有辦法從味道中分辨出厚肉榴槤，想來再無其他原因。因此，只要辨識豬選剝的榴槤品種，必是肉厚無疑。豬最不喜歡吃峇旺，只有落果稀少的季節，才勉強沾唇，否則遍地落果，峇旺最多。

其實黑熊也愛吃榴槤。黑熊與豬略同，肉核通吃，但豬是嚼碎了吃，黑熊則囫圇吞之。黑熊因而是森林榴槤的播種者。

拉讓江的某些支流，散布著幾座榴槤山，最大的方圓幾達數英哩。有人懷疑這些榴槤芭早期曾有部落定居，後來人口增長，河魚與野生動物不敷需求，而且耕地經過多年單元播種，沒有輪作，土

地老化瘦瘠，時日既久，病蟲害接踵而來，到了不能控制的嚴重地步。他們終於遷徙別處，遺下多年生大喬木榴槿，至今還不斷結果。這些民族據猜測應是勤勞的加央（Kayan）或肯雅（Kenyah）族部落。至於零星小片的榴槿山地，應是動物所傳播。傳說榴槿的原產地是西加里曼丹的三發（Sambas）或三口洋（Singkawang），由此散播開去。

## 野豬傳宗接代

野豬經過一、兩個月的豐食足睡，再不必翻山越嶺，奔波勞累，豬體雖不十分肥胖，通身已是油光水滑、精神抖擻、行動靈活。正當此時，古木蒼郁之下，晦暗潮濕的林地裡，香氣襲人，離群遠走的公豬，紛紛聞風赴約。牠們穿插雌豬之間，挑逗追逐，把寂靜的林下燃得春色明媚，荒山野地一時充滿了蓬勃的生氣。

豬終於恰如其時也恰如其分，迎合上天之賜，為世代綿延盡守天職，完成了替天行道的壯舉。這時節，豬體中等，脂肪初長，受精率相當可靠。由於食物豐足，不知不覺間也把肚子裡的幾頭胎兒養壯了。經過三個月三個星期又三天（約一百四十四天），終於瓜熟蒂落，小豬脫胎而出。

臨盆前一兩天，母豬會選擇在一處能漏進些許陽光，又不會被水淹浸的小丘或山坡、灌木或叢草間拱土造窩，窟呈橢圓，深約尺多兩尺。再銜些乾葉枯草，把窩鋪得厚厚實實，然後又銜來許多開叉的落枝擱在窩頂，叉頭一致向外箕張。母豬深謀遠慮，深怕生產時或幼豬期，肉食動物聞異味尋到窩裡傷害乳豬。凶猛野獸一旦到了窩外，驟見枝樞箕張，恐怕刺傷眼睛，卻步不敢入內。此外，厚草墊既舒服也保暖，對幼豬有隱藏和躲避敵害的作用。



## 野豬分娩

臨盆三幾個小時之前，母豬乳房膨脹，積滿了乳汁。豬仔一離母胎，竄破胎衣，隨即尋奶吮吸乳液。飽食之後，便伏在母豬的胖肚子邊呼呼睡沉了。

母豬要花許多小時才將五六頭小豬產完。這時母豬身體虛弱且口渴，便把胎衣吃了，跟著用舌頭逐頭嗅吮吮新生兒，把牠們的體味緊記起來，這是牠辨認兒女的方法。

豬仔出世時，時當八、九月之交，雨季降臨，果熟未盡，落果較早的果核又紛紛伸吐芽苗，林子野蕈遍地，地下蟲蛹也十分肥美。在到處一片生機蓬勃的環境裡，加上母豬奶水充足，五六頭豬崽逐日成長活潑，沒幾個禮拜，再也不肯拘束窩裡。牠們壯碩好動，平日逐奶隨母豬離巢，也學著母豬啃嚼附近的嫩芽、蕈菇和新筍，更模仿母豬拱食土壤裡的蟲蛹。牠們跟隨母豬漸行漸遠，兄弟姐妹一路「咿啞啞啞」不斷呼叫索奶，時而長咿鬼叫咬架廝打，沒一刻清靜。經過一段時日，牠們從中領略了做野豬的知識，更脫去了棕粟亮麗條紋的保護色，煥然穿上棕褐皮毛，把做野豬的本領鍛鍊得更加純熟了。

寄居在菜地莊園的野豬，當然與人跡罕到的深山野豬有所差別。菜地莊園的野豬晝宿夜行，因為賴人維生，與人接近，又怕被人發現，所以養成警惕靈敏、逢人氣或異味馬上潛逃的習慣，遠不如大森林裡的野豬逍遙快活。後者不論白天黑夜，哪裡有食場，索

性便久住不再遠走。

倘遇果季漸近尾聲，便追蹤樹上的猴子。因為猴子手癢嘴饞，見樹上果子不管青澀或成熟，隨手便摘，邊咬邊丟，正便宜了不能上樹的野豬，所以山豬跟著猴子便不愁吃。猴子不知為什麼十分憎恨野豬，每見野豬跟蹤而來，猴頭便在樹上威嚇或作勢攻擊，嘴巴開闔，彷彿念念有詞，人們都認為這動作是謾罵也是詛咒。

按：為行文方便，上述篇幅敘述野豬越過疆界、追逐花序果期、渡河及至懷孕生產的時間規律等，其實深受氣候影響。每年氣候變易，提前或挪後，才是決定因素，不能劃一規定。尤其在低窪地區定居了的野豬，若食物充足且營養豐富，每年生產或達兩窩，產期及仔豬頭數多寡，也因營養豐缺而定。

## 摸熟豬性

有個獵人朋友，狩獵廿多年，嗜獵如命，尤其獨沽一味，鍾情於野豬。據他說：野豬只差不會說話和視覺稍弱，但全身細胞卻十分敏感，嗅覺更是出神入化，狗也未必有牠那份本事。只要不受雨水沖刷，便是兩、三天前人體擦過的一片小葉子，牠還嗅得出來，更能辨別這一帶活動的熟人或陌生人的體味。而牠凡遇體味有別，往往立刻趨避，或相隔兩、三個月後才回來，畢竟這一地域是牠熟悉覓食之地。因此證明：牠也具有鑒別、判斷和記憶能力。

英國上流社會，偏好長在泥下的一種野菇蕈，一公斤七、八十英磅，也只有經過訓練的家豬，才嗅得到菇蕈所在。家豬雖經馴養，其實便是野豬的近親。

野豬非常警覺，並且十分敏感，獵之不易，因此具備了獵人夢寐以求的極限挑戰。挑戰愈強，獵人興致愈高；毫無挑戰的動物，便不是狩獵的對象了。如馴養了的野獸，已淪為家畜，爭氣的獵人是絕不舉槍射擊的。能刺激獵人感官的，應當是凶猛、敏銳，獵之不易的動物。由於艱難，因此更添榮耀和滿足。

真正的獵人會花很多時間在思考和摸熟狩獵對象的特性。如獵豬，慣常便利用投其所好的誘餌，經過加工製造，讓牠更容易上當。豬饞嘴，迷戀食物，聞香味則徘徊不去，一旦伺機偷吃，便失去警戒。

每逢旱季，林子裡缺乏野果、菰類與植物嫩芽。尤其在人類與

之爭地的今日，許多野生動物為了覓食，逐漸遷移到種植區，如油棕芭、椰子園和橡膠園，甚至小農戶的果子、番薯、木薯、玉米與蔬果園地，不擇口味，照吃！農戶雖恨之入骨，設計各種機關捕捉，但一般缺乏對豬性的了解，不容易騙得野豬上當。因此野豬至今有幸人丁興旺，瓜瓞綿綿。

我那朋友專等大旱季節，林子裡匱乏食物和園地缺水之際，趁豬飢渴慌亂，選在溪邊水潭附近，掘穴埋餌。餌多採用野豬偏好的木薯金豆，金豆經一夜浸泡稍漲發熱，連同木薯，調些酒麴添些白糖，可助發酵，然後埋於坑穴。坑深兩尺，五、七天之後，鬆泥下便透出郁酒香，既吸引野豬，也利於掩蓋體味。因為豬饞，遇吃往往忘記危險，不但吃金豆木薯如此，竟連吃腐木下的蚯蚓與甲殼蟲蛹，也警戒忽失，長嘴「叭叭」有聲，十分響亮。牠若遇上皮厚殼硬的老椰子，也邊撕邊摔，令椰殼爆裂，「咯」聲巨響。

金豆和木薯含高纖維，適口耐嚼，吃得更是響亮，因此最有利樹上埋伏、居高臨下的獵人。雖在黑夜，由於饞豬嚼聲不斷，方位暴露，容易讓手電筒照射和開槍射中。

獵人與釣手心態近矣，那份痴、癡、狂、怪和堅忍不拔的毅力，可以歷盡甘苦，只為一豬。若是常人，必不會黑夜冒雨、披荊斬棘、高攀喬木和忍受蟲爬蚊叮，倒不如向野豬販選購排骨、前腿或豬舌輕鬆寫意。若以功利衡量，這比自己狩獵不知便宜多少倍。

## 馴養的野豬仔

有位獵人朋友，槍擊了帶子的母豬。牠甫一倒斃，七頭小豬誤以為媽媽側臥哺乳，紛紛各搶一隻乳頭，努力吮吸。獵人於是捉得乳豬三頭，裝進塑料袋子，回家後匆忙利用廢木箱板，釘個籠子豢養了起來。由於棕色條紋未褪，還在哺乳期間，三隻小豬不到五天便耗去一大罐奶粉，食量比嬰孩大得驚人。獵人深覺無法負擔，便把其中兩頭送給了親友，卸下重擔，自己留下一頭公豬仔。

小豬長得十分迅速，不久便棄吮奶粉，改飼雜糧：番薯、木薯、爛香蕉、腐蘋果、老黃瓜、過期餅乾和餛飩，總之果子攤、麵攤與菜攤，誰倒得掉帶得回來的，牠便有辦法裝到肚子裡去。獵人每天像清道夫，到處搜回各種殘餘食物。小販們也十分高興，畢竟有人願意免費清除垃圾呢！

小豬日漸肥壯，而且與獵人感情日深。起初吃食時間不見獵人，便嘶聲長嘯；後來一不見獵人，索性叫得淒厲或絕食。見到主人有時還會撒嬌：故意面向牆壁，斜眼瞞視，使獵人更見憐愛。獵人每天好幾回到籠子邊看牠，也帶些可吃的讓牠解饞。得空也撫摸牠的頭顱和小耳朵，小公豬舒服得橫躺側臥，伸長四腿，眯縫兩眼，享受溫柔的慰藉。

兩個月後，小豬脫去乳毛，換作一身亮麗的棕褐長毛，更像壯豬了。獵人也不想宰之食之，於是買來板料，重新搭起一個六尺高的豬窩。豈知剛換了新居，牠似乎不欣賞，轉眼竟跳到窩外。豬窩

後來增高到九尺多。一個月過去了，牠終於乖乖地待在窩裡。

一天清早，獵人正在咖啡店喝茶，準備順手帶些殘饌餵牠，抬頭赫然便見這豬崽沿著他的來路嗅著過來，嚇得他一杯茶未及喝完，飛過馬路，連聲呼喝。怎知豬一聞主人聲音，更迎將上來，纏在他身邊，從腳板到小腿親熱地撫擦。獵人心軟了，往下拍擊的大手掌半途換了姿勢，反而在牠頭顱輕撫。當主人往回家走，豬便緊跟腳後，像一條聽話的狗。

原來木板不耐水漬，終日啃咬更撞裂了一片，牠便從裂縫裡竄逃出來了。獵人於是增釘了豎直的木料，豬窩顯見結實。因橫木利於長吻啃咬，豎直則得側頭，十分不容易。獵人心想：「這下子該輪到你叫屈了。」